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紅樓幻夢  
第二十回 秘閨情群姬舒媚態 聯宴會三美逞奇能

話說寶釵要擰黛玉，寶玉攔開。寶釵道：「你們這數到底是那裡學的？」寶玉笑道：「並不是數，是『空谷傳聲』。我一面拍數。妹妹一面記，不用口說，他都知道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原來是這麼著。誰教給你的？」寶玉道：「瓊弟處南邊薦來一位吳埠岐先生，此人講究六書，兼善篆隸，又工音韻。前兒將『空谷傳聲』教給我合瓊兄弟，我回家即傳了妹妹合晴姊姊。妹妹一說就懂，晴姊說了兩遍也會了。他們前兒晚上拍了一夜，比我拍的還快。昨兒兄弟說，喜妹妹也會了，紋姊姊學不會。這件文藝實在有趣，但是一件：懂得的一說明白，嘴裡字面比得清切就成功了；若不懂得，嘴裡字麵糊亂，任憑他下死工夫都不相干。」

黛玉道：「姊姊可要學？」寶釵道：「要學，要學。」寶玉道：「姊姊先將字母念熟，再來比字。」一面寫了字母與寶釵，傳授心法：

公君岡張光之知歸諸姑皆該官根金肱  
均千乘堅專交高觀戈瓜加江遮將州勾  
先以此三十二字母比字之韻以為端；  
悠由有幼又有  
再以此六字切字之聲以為節；  
戈科我我葉陰平多拖那那葉陰平  
波坡摩摩葉陰平做搓梭做葉陰平  
州抽收幽呵浮阿羅牛浮羅牛葉陰平  
後以此二十一字射字之音以為的。

忽見丫頭來說：「外面有客請會。」寶玉匆匆去了。

黛玉道：「古人造作的道理實在精微奧妙，學這件事，易則易如反掌，難則難於登天，誠不可同言而語。若人人一學便得，又不為奇了。先將三十二字母念熟。後將陰陽平聲、上聲、陰陽去聲、入聲分清白了，凡字總作六聲排念，即無此字，必有此聲。再將二十一字均作陰平讀。又念熟了，分作三格：每拍一字，先從上格三十二字量字比音，再從中格六字排擠其聲，後將下格二十一字切清其韻。不拘什麼字，總從這三個格裡比射出來，所有世上土語方言無限字音都包括在內。這件事理，純以聲音比射出字來，所以名曰『空谷傳聲』。」黛玉又細細教以如何比射之法。

寶釵道：「妹妹是這麼說，我竟很難。」黛玉又再四比說一番。無如寶釵嘴裡調聲切音比射不出字來，黛玉又細細翻解，不得入竅。黛玉道：「這件東西，姊姊竟不必學了，徒費工夫，不能會的。」寶釵道：「人一能之，已百之，我用苦工，如何不會？」黛玉道：「這件事全靠耳根辨別之聰，舌本靈圓之妙。姊姊的耳根舌本都差些，所以難學成功。如必要學，也只好慢慢的講究罷！」寶釵道：「可還有從減的捷徑？」黛玉道：「沒有，總要比清三個碼子才成一個字。」

寶釵道：「這就是了。先前怨不得他分三次，多少不一，點著兩十多點子，再拍一下。我想，那裡有這麼怪曲，點了幾十眼才打一板？真正把我糊塗死了。」黛玉道：「這正是傳聲呢：他一面點，我一面數，耳裡聽著，口裡念著，心內想著，才把這詩的字解了出來。」寶釵道：「我愛殺你聰明絕頂，許多數目點子如何記得清？」黛玉道：「不但光記點子。他拍一板，歇一會再點，那就是個暗號。歇那一會的工夫，我把那個字射准記清，一心記著字才不錯。」寶釵道：「雖如此說，總難為你。我連一個字沒有射出，今日才死心拜服你了。」黛玉一面笑，一面說道：「姊姊說錯了。」寶釵道：「錯了什麼？」黛玉道：「你今日才死心拜服他了，如何說服我呢？」寶釵道：「分明服你，怎說服他？」黛玉笑得接不上氣來道：「你若不服他，如何肯燈前褪小衣呢？」寶釵趕過來，癩著黛玉的臉道：「我若不撕你這嘴，除非日落東山。」

黛玉再三告饒。一面又笑問道：「姊姊，昨夜到底是怎麼樣？」寶釵道：「不告訴你。」黛玉道：「咱們好姊妹，你我是一個人，我連那些話都告訴你，你也不忍外我，況且你我沒有不說的話。」寶釵笑道：「這利嘴實在疼人子的。告訴你罷！他昨夜合我喝女兒酒，那酒香的古怪，味兒很好，喝了又想喝。我喝了幾杯，倒不甚醉，不知怎麼樣，一股熱氣直達丹田，停了一會，就不可解了。」黛玉問：「怎樣不可解？」寶釵將臉貼著黛玉的臉，低低說了些話。黛玉一面笑，一面說：「你不依他也使得。」寶釵道：「據他逼勒的沒奈何，只得依了他。」黛玉道：「實告訴你聽：孟老二送的那藥，他要下在酒裡，先合你喝著試試瞧。一說破了，怕你這道學先生不吃，所以不給你知，便宜行事。」寶釵道：「原來你先知道了酒裡下了藥，只怕你們是通同作弊的。」

兩人並肩摟著談心，正說得高興，寶玉回來。寶釵道：「你把那藥給咱們瞧瞧。」寶玉將書架中格有個暗鍵的櫃子抽開，拿出個洋磁瓶。釵、黛二人看了，又聞聞香。寶玉將單上誇此藥許多好處說了，寶釵道：「果是好藥，昨夜鬧到五更，今兒倒還舒服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問過的，此藥原是外國秘制的妙品，有益於男，無損於女。這十二瓶藥要值上千銀子，必要珍藏起來。但是這藥時常要沾人氣，恰好是十二瓶，這瓶姊姊嘗過的就藏下了，妹妹藏一瓶，那十瓶給他們分收。妹妹明兒也嚐嚐。」寶釵道：「好呀！再瞧人家脫小衣了。」黛玉道：「我如何攔得住這麼鬧？不要這東西。刀瘡藥雖好，不用為佳。」

寶釵忽然笑道：「有一件事咱們猜一猜。」寶玉問：「猜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們得了這藥，自然喜歡，不知道誰要先試？」黛玉一面笑，指著寶玉道：「上年吃皮杯的那夜，他說來得凶的那位性子最急，一定要佔先的。」寶釵笑說：「是的，是的。」寶玉搖頭道：「非也。最好最急是龍頭的，他又不合人睡，每合我睡一夜都要鬧到通宵。」黛玉道：「他倒會獨樂樂。」寶玉道：「橫豎我均而勻之，合他們歇的數兒拉扯算來都差不多，同姊姊、妹妹歇的日期比他們加倍。」寶釵道：「細按起來卻很是的，有時候你同妹妹多歇幾夜，下回又同我多歇幾夜，竟無偏倚，難為你記得清。」寶玉道：「我有個日記的折兒放在靴掖裡，天天瞧著，所以記的清。」黛玉失驚道：「這還了得！倘若不防頭，被同人中搶去瞧見了，豈不是笑話！」寶玉笑道：「哄你們的。我每天看皇曆，記風雨陰晴，就在頁底下做下暗號了。」寶釵道：「今兒橫豎閒著，咱們房體秘事從沒有說過，倒也說說這些話，開開心。」寶玉道：「咱們到裡間多說。」

於是三人進去並坐交談，寶玉倒了一鍾茶，自己喝去一半，遞與釵、黛二人喝。黛玉道：「這茶味很好。」寶釵道：「這是清香武彝，妹妹那邊也有一大簍。」黛玉道：「還沒有開。」寶釵道：「妹妹喜歡，我這一簍明兒送到你那裡去。」寶玉道：「我前兒得了一種徽州末山茶，據說好的了不得，回來將去年收的天水，咱們煮若夜談。妹妹今夜在這裡同榻。」黛玉道：「使得，只不准混鬧。你要鬧，合他鬧。任你們吃藥酒，拉拉扯扯的，別鬧我就是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先前饒了你，倒又渾叨了。」黛玉笑道：「再不說了。」

回頭忽見個小丫頭站在門外向黛玉道：「三姨娘叫問奶奶：還是回去吃飯，在這裡吃飯？」黛玉道：「你去說，我今兒在這裡歇。」丫頭答應回去。寶釵笑道：「妹妹的話實在斬截，人誇鳳姊姊的話剪絕，都不及你簡括。我今兒在這裡歇，只這七個字，將前後許多話包羅盡了，所以要言不繁，立言誠不容易。」外間丫頭們鋪桌擺飯，三人出去吃畢，重複進內間坐下。鶯兒來將爐中添了香，叫丫頭重泡了茶，都退出去，自己說道：「爺合奶奶說話，有事，我在外間伺候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不用伺候。咱們喊人，叫小丫頭進來就是了。」

鶯兒退出，黛玉道：「就從他說起。」寶玉道：「說印什麼？」寶釵道：「他們夜裡同你私情密語，無不傾心。我合妹妹不知道。你說了，待妹妹合我評評。」寶玉道：「他這個人最好，是雙巧手，脾氣性情都好。他合麝月、秋紋最厚，恰好三人共住一

處，我合他們歇都在一炕。輪流伴睡，均均勻勻，省卻爭吵。他們模樣又相仿，風格溫存，頗稱我的意，倒也罷了。怕的是新屋裡歌，龍頭的要單獨一夜，雙鳥的也要獨自一夜，玉釧、碧痕同兩夜。四人分作三起，東奔西投，有甚趣味？」寶釵道：「分宿同宿，皆一宿也。何必拘拘？」寶玉道：「我喜歡，巴不得他們十人都在一炕睡，我在中間隨便取樂，才是我的心願。」寶釵道：「誰問你的心願？只問他們的月貌風情、私心密意，孰優孰劣，好評甲乙。」寶玉道：「若論風月心情，各有好處。鶯兒、麝月、秋紋月貌姪媧，風情婉好，才說過了。襲人的嫵媚淫情當居第一，就是合他睡，捱他催得慌。有一回他急呼呼逼我睡，我說想起一個笑話來了：一個貧婆子生得怪俊的，肚裡餓的不可解。找著個和尚寺，摸不著門，拉著扯著，扯出一個洞來。碰著裡面一個小和尚，婆子叫他救命。小和尚說：『磕我幾個頭。婆子即臥下去。小和尚說：『不是的，要你的腦袋碰著我的腦袋才算。』婆子就在小和尚頭上碰了幾下。』寶玉自此不則聲。停了一會，寶釵問道：「再怎麼樣？」寶玉道：「你去細想。」黛玉機快，突然「噗嗤」一聲大笑，拉著寶釵亂抖。寶釵會意，也笑得揉肚。二人笑止，寶釵又問：「龍頭的聽了怎麼樣？」寶玉道：「他也是問我再怎麼樣，我說：你學這婆子一樣磕頭，我就睡了。他乖乖兒的依了我。這可是個真笑話。」釵、黛二人細想，又笑一陣。黛玉道：「你倒會刁鑽古怪的作弄人。」寶玉道：「閨房中樂趣定不可少，又算開心的秘訣。」寶釵道：「再說誰呢？」寶玉道：「玉釧很浪；鴛鴦的施為與我作文彷彿，有開合搞縱；碧痕會品蕭；蕙香種種隨和；紫鵝生成的文媚潔淨，下體妙不勝言；晴、婉兼眾人之美，且又超乎眾人之上，所以最得我寵，幾與姊姊妹妹並駕齊驅；而姊姊妹妹的風月，我竟不能言語形容，又當別論矣。」釵、黛笑道：「咱們原是問他們如何若何，怎麼連我兩個一同囑起來了？」寶玉道：「咱們房幃秘語，爽性說個暢快。既說了他們的好處，姊姊妹妹的美不可及、妙不可言之處，若擱在心裡不說合來，豈不埋沒了？」

慢表三人相謔。次日，寶玉將媚藥分與十妾收藏。是夜在新房歇宿，先與襲人嘗新，其興濃樂極，不須細表。旬日之中，晴雯、紫鵝、鴛鴦、玉釧、鶯兒、麝月、秋紋、碧痕、蕙香備嘗滋味，新近床第之樂，每每徹旦通宵，這且按下。

再表柳湘蓮奇功榮顯，光耀門格，將屋宇重興廣大，與林園毗連。一日請寶玉、瓊玉等遊園，從花廳旁邊有條夾道進園，只見幾十間長房面前，滿院芭蕉，綠陰冉冉，蕉外兩十丈細巧玲瓏花牆。西首進去，穿山石出來，一所大院落，栽的盡是紅梅。中間一座大五間蝴蝶廳，廳上有樓；院東幾間在閣，閣前十數株素心臘梅；院西兩進五間卷棚長軒，兩軒相聯，名雙舫軒，軒前一叢丹桂、銀桂；院北後首一帶，玲瓏山石列如屏障，山石上春秋兩季各種藤花累累垂垂，香清果異。院內四面望去，已一覽無餘。進了蝴蝶廳。前面一所大牡丹台，盡植白花，開時豔雪天香，淡中富貴，別饒風韻，兩旁各色春花掩映。樓右一叢玉蘭、辛夷、海棠，樓左一叢雪球、各色洋茶，樓下西邊迴廊鸞環九曲，一直繞到牡丹台前。再從左首山石內穿出，又到了紅梅院，復從臘梅花間上了半閣，又從閣內走到假山石之上。山左側一個六角亭，中間一個兩層連環方勝亭，右首一個五瓣梅花亭。山下一所大方塘，廣約數十畝，東北西三面盡是走馬高樓。樓下一圍石牆，寬有丈餘，地沿盡植芙蓉，花下週圍石凳、假山，西首接著六曲大月台。眾人下了月台，進雙舫軒歇息，誇獎一回。探春的姑爺周廷輔說：「自如先生的佈置合宜，點景尤妙。幾個園的格局不同而同，不異而異。」又續

大家又從月台底下一門出去，只見萬竿修竹，深綠濃陰，後首十幾間竹房。林中白石堆成一座高台，台下一大穴洞，如橋圍一般，底下一道清泉，自北而南，鸞環繞出竹林，歸人大塘。台上一個棕亭梁柱，都用棕樹做成，屋上不用瓦，盡用棕皮棕毛做成，極其古雅。匾額題著「幽靄」二字，柱上對聯道：

流泉溯琴韻。

棲鳥詫花光。

大家稱賞不已。林之西南角一條「之」字石樑。過去，只見一林杏花叢裡，隱著一座「亞」字形高樓。前五間；中間後首單獨凸出一間，接著中五間；此中又凸出一間，連著後五間。四面凹裡栽著梨花，兩旁多植李花。前面一林，各色天桃。四面池塘環繞。桃花之西，有個小圓亭，中間一根獨柱，如傘一般。水面上壘著亂石幾堆，雖然隔斷，離不盈尺，名天然橋。過了橋到岸，四面桑榆茂密，包籠著一圈黃泥圍牆，寬廣兩百丈。進了牆垣，北首一帶竹籬圍著村落，面前盡是菊畦，中偏一叢楓樹深林，林內一所土墩，墩上一亭，石樑石柱，亭前又一片菊念。東南角十數間茅屋，外圍柴杯。西南角亦有幾間草房，周圍木模作垣。大圍牆根內，四方盡是兩丈寬的溝渠，構木為橋，儼然村莊氣概。菊外崎零空地，盡是菜蔬。鵝、鴨、雞、豚之類棲樹浴水，靜樂天機。

大家贊不絕口，寶玉道：「今兒從咱們園裡穿到東邊周大哥哥園裡逛逛。」原來周圍在大觀園東首，亦已通聯。於是眾人由林園穿槍碧園，度大觀園，直到周圍。一進園門，只見一片碧粼粼池水，廣數十畝。池中山石壘成十二處石堆。每堆上一亭，方的、圓的、長的、匾的、兩層八角的、三層六角、連環的、曲尺的、下正方上斜方的、上圓下方的、三角的、五角的。亭邊盡植四時花木，松、柏、桐、梓、楓、柿、槐、檀、古檜、垂楊之類。各堆有各樣橋樑相接，中間夾著無數迴廊，盤旋圍繞，或凹或凸，參差遠近，穿插其間。廊下都是玲瓏石腳，四通八達，彩蓮小舟都划得過去。全盤一個水局，點綴著十二處事台，包以鸞環遊廊水榭。

眾人一看，痛贊其妙。寶玉道：「這所園本限於地東首，武場占了大半。這麼蓋造起來，無不生動，無不曲折，可謂以動勝靜，以小勝大了。」湘蓮道：「此公胸中邱壑，猶如武侯用兵，神出鬼沒，令人意想不到。」周廷輔說：「不但此也，他的文才更妙。我求他分書，又愛他的詩。他將舊作《落花詩》代我寫了四幅掛屏，詩、字可稱雙絕。才掛起來，就被個朋友硬要了去。還要求他重寫四幅掛到內書房才好。」湘蓮道：「他這詩，大哥可還記得？」廷輔道：「不記得還好？我念給你聽。」一面念道：

飛紅如絢綠如苗，亂撲輕翻貼水濱。

零落難消千古恨，紛紛都為四時春。

啼殘野外催耕鳥，愁絕樓頭拾翠人。

腸斷江南芳草路，年年香惹馬蹄塵。

殷黃紫白遂輕風，萬樹瓊瑤已漸空。

無計勾留隨去住，有情飄泊任西東。

能騰峭壁能天際，半釀煙嵐半雨中。

大塊文章真爛漫，曲江春逝水流紅。

小院輕寒玉漏沉，枝頭新葉慚成陰。

低徊膏雨沾幽徑，附和春風出上林。

散漫襟懷忘俗慮，整齊顏色繡文心。

一聲杜宇將歸去，別緒依依夢到今。

等閒玉笛慢相催，渺渺江流去不回。

蝶戀餘香棲畫檻，燕銜飛片上歌台。

飄零華彩終成錦，寂寞芳心未忍灰。

莫向東風怨狼藉，陽春猶作一般開。

廷輔念完，各各贊賞。瓊玉道：「我那裡夏老三畫《行樂圖》，景布帶月荷鋤歸，平林曲水小橋，畫的極妙。康老六說：『這題目重在個歸字，看這畫的，作帶月荷鋤行也說得去。這歸字的虛神如何畫得出來？拿去請教自如先生。他說：荷著鋤將過橋，就把橋頭平林內補畫一帶疏籬，圍著柴扉，露出半角，這歸字豈不現出來了？』夏老三欣喜欲狂，連忙跪倒磕頭謝他。」眾人聽了，互說此公竟是個奇才。寶玉道：「他還有許多要訣，閒著再談。」一面合眾人賞這水局風景。

大家隨彎就曲，將十二亭並迴廊繞遍，再到東邊。只見一帶花牆長瓦四五十丈，上面一帶走馬樓，直到南首曲尺轉彎，又有十

救丈，下面一色青石板，鋪的平坦。北首幾間習武廳。東首兩丈寬一道平直柳堤，柳下間著紫荊，柳外各色桃花，花外一條馬道。湘蓮同廷弼說：「此處演武為最了。」廷弼道：「為此而設。」

周氏弟兄邀眾人到花廳吃飯。往南首進去，只見一所大院落，中間一所大花廳，共有五十三間，照依轉腳「萬」字四面排齊，每方十三間，三曲中心一間。四方廳院凹裡栽著百花，點綴玲瓏山石。廳內裝飾富麗，簾捲珍珠，鉤懸玳瑁。院外數百間樓廊作圍，圍牆淨用花磚砌的各色玲球巧樣。大家互說：「這所花廳方而不板，百花圍繞，四面曲折玲瓏，從花牆內望出外面的水局亭廊，只這兩處配合起來，越顯得闊綽有餘了。」

飯後眾人又到演武場樓上西南角一望，西首俯臨十二水亭之勝，南望萬字花廳景物之華。瓊玉道：「來年五園春色大有可觀。」寶玉道：「咱們瀟湘館旁邊有塊空地，砌座白石台，上面起一座三層坐花閣，收各園的景致，與紅樓對峙，諸兄以為何如？」廷輔道：「果如此，仙鄉不過是矣。」

湘蓮道：「小園初成，未曾請客。明兒小酌，邀弟兄們一敘，還要請諸位嫂們一同熱鬧，做一通家和樂會。」周氏二人道：「好極了，二哥請先，愚兄弟繼後。」寶玉道：「柳二哥請人在那一天？」湘蓮道：「准於明日。」寶玉道：「只怕來不及。你還是大市通請，還是怎樣？」湘蓮道：「咱們諸兄弟不用說了，所有各府老太太、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都要通概請的，上下內外酒席打點四十桌。」寶玉道：「許多席面，一時如何來得及？」湘蓮笑道：「告訴你，賤內已托過兩位嫂子弟辦現成，你還不知道呢！」大家哄然一笑，各自散去。

次日，柳園中群釵畢集，舞彩飛觴。賈、林、周、薛四府女眷，賈母領袖，以及丫頭，上下兩百人，衣香繚繞，笑語喧嘩。正席設在蝴蝶廳紅梅院半閣內，釵、黛諸人清唱。男客在亞字樓下設席，兩班清音，鑼鼓對白，竹林內棕亭裡，瓊玉等並門客清唱。賈母率領群釵並各位太太坐著椅轎各處游了一回，再到蝴蝶廳上席。酒筵之盛，肴饌之美，不及細述。

薛姨媽問及自如先生是那裡人，黛玉回：「是徽州人。此人係世家子，中落下來，身無掛慮，專好遨遊名勝，自在逍遙。在蘇州請來的，合他們意氣相投，所以就在這裡了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先生胸中邱壑比山子野強。咱們園的佈局，全是山子野的作用，如何及得他的心機？即如這裡紅梅院，那邊園的百花廊、幽香谷，咱們姑太太那邊的十二樓，三丫頭家萬字花廳、十二水亭，這些地方還要怎麼好法？這邊竹林裡棕亭比瀟湘館又幽靜許多，西首大牆園裡茅屋、柴房、楓墩、菊徑比稻香村又換了樣子了。他的格局又寬敞又曲折玲瓏，又生動又別緻大方，栽培的各種花木，或一林，或一片，熱鬧好看，而且因地制宜，古雅清幽，毫無俗氣。」又向黛玉道：「咱們園裡低矮的房子可曾托他改造？」黛玉回道：「已叫兄弟托過了。他說：秋冬之交，花木凋零，正好興工。他們南邊製造的房子高大，山子野先生是北人，所以那邊園裡，除了省親別墅正殿、綴錦閣、凸碧堂幾處高的，餘者盡都平矮。他們商量另造幾處高大的，才與西東兩頭的園子相稱。」湘雲道：「林姊姊，我想秋爽齋、紅香圃、蘅蕪院、榆陰堂這幾處都可起樓。」寶釵道：「仍舊貫罷！」黛玉道：「他也不肯改人的製造，只揀空地，添幾處高大樓閣亭台就是了。現在選了一處，打點起造一座高大月台，台上再加一座三層的西洋樓，幾十個磚卷的洞門，樓頂上用五色琉璃筒瓦。還有一處，打算差一座湖山上的飛蝶亭。」

正在高興談論，忽見周府一個媽子氣喘吁吁跑來向李雙蘭道：「不好了！徐姑娘在園裡跑馬，跌下來暈死過去了。」雙蘭大驚失色，一面哭道：「這是何苦來！他自己作死，我也無法。」大家聽說，亂亂慌慌，賈母嚇的念佛。雙蘭向那媽子道：「怎麼不請柳二爺去瞧瞧？」媽子回道：「才去了。」少頃又有個媽子跑來向雙蘭道：「請奶奶放心。柳二爺瞧了，說是閉住氣，灌了藥下去，漸漸回過來了。」大家這才放心。雙蘭問媽子：「徐姑娘跑誰的馬跌下來？」媽子說：「就是奶奶騎的那匹桃花馬。」雙蘭道：「我這馬他如何降的住？」黛玉的丫頭妍菊從雙蘭學武，騎射舞劍頗精，站在旁邊，因說道：「這馬委實難降，怨不得他要跌下來。」黛玉問：「你如何知道？」妍菊說：「我跑過一響頭的。」黛玉道：「你不怕死嗎？」雙蘭道：「他竟很好，馬上的工夫很去得。」一面說，一面邀探春，要起身回去。大家酒興已闌，妙玉又再三勸了一巡，才各自敬去。男客們亦散了。

問了兩天，周府廷賓。賈、林、柳、薛、甄、梅各府男客都在大花廳擺席，女眷都在花園擺席。賈母同各府內眷、黛玉同眾姊妹、佩鳳、偕鸞、平兒、香菱、晴雯等都分在十二亭中並曲廊內坐席，飲到酒酣，無非報拳、射覆、行令、猜枚。花廳上，男客因要看演武，早已撤席。賈母等亦出席散坐。底下人吃過飯，隨同賈母等到走馬樓上，看湘蓮、雙蘭並丫頭演武。

先是雙蘭侍從丫頭會騎射的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在馬道上一馬三箭。賈府丫頭亦有幾個習武的，也射過馬箭。兩下有全中的，中兩箭的，中一箭的，有未中的。賈母同眾夫人，黛玉、喜鸞同眾姊妹等看高興了，連聲喝采，分別賞了荷包。

湘蓮叫人在堤邊柳枝上另懸三面小銅鑼，又在甬道中間立三個彩漆架子，也掛著小銅鑼，與枝上的鑼分中間開。只見一位美女柳眉星眼，玉靨朱唇，貌豔如花，身輕比燕。穿著大紅洋綉繡花短襖，翠綠洋綉繡花褲，西湖水洋綉白蝶繡裙，係一條杏黃絲帶，分開裙角，塞在兩邊腰間。左右插著六條響箭，拿定弓，跨上馬。湘蓮帶住絲縛，連打了三個旋，把手一丟，那馬跑發如飛。眾人只聽見當當的連響五下，原來左右開弓，中了五箭。賈母同眾位夫人看得眼花，只是喝采。賈母道：「難為週二奶奶有這般武藝頭兒，我今兒才知道了。」黛玉笑說：「老祖宗認錯人了，這不是週二奶奶，是咱們的丫頭妍菊。」大家詫異，歇了片刻，來到樓上見著，果然是他。賈母、舒夫人、王夫人喜歡的了不得，各人重賞了荷包。賈母道：「很難為他。」

又見兩個小廝將彩架上的鑼拿下來，換了三面花腔鼓。忽見一匹桃花馬上騎著個美人，黛眉鳳目，杏臉桃腮。頭戴翠翹赤金抹額，身穿果綠攤金彩繡嵌翠鑰的軟甲、滿繡三藍白續戰裙，勒著五色絲帶。左右插著六條箭，執著弓。自己將馬帶轉二圈，一鞭掃去，跑過馬道。大家聽得清切，一聲鑼，一聲鼓，連響六下齊中。男客都在演武廳看，此時樓上樓下看的數百人個個喝采稱奇。黛玉、探春笑向賈母道：「這才是雙蘭姊妹現本領哩！」賈母笑道：「我過了八十幾歲，今兒才算見著了，明兒我辦酒賀他。」黛玉道：「老祖宗不用操心，都是我辦。」

賈母忽指著柳堤邊說：「那是三個什麼東西？」眾人回不出來，忙叫隨使的小廝問了，說是柳二爺射的皮球。又見兩個人到彩架上換了三面鼓下來，又有幾個人扛抬石頭，壓住彩架。湘蓮走來，將架子搖了幾搖，說道：「還要壓重些。」小廝們又加重石壓定架子。湘蓮又搖了兩搖，點點頭，走至馬道口，換了滿繡堆金紫箭衣，黃緞團龍馬褂，珊瑚頂下抱著三眼花領，跨上青鬃白馬，愈顯得玉樹搖風，英標絕世。拈弓搭箭，下了半邊，當勁只向左一旋，那馬跑發如風。眾人聽得「撲」聲一響，只見那皮球進得數尺高，一般白煙一冒，箭穿在球上。又聽得「吟」聲一響，箭已穿透鼓心，落在地下。也是左右開弓，六箭齊穿齊中。樓上樓下，男女眾人一片喝采之聲，嘈嘈雜雜。眾人驚喜猶可，獨有妙玉心中的喜處無可比方。賈母道：「很難為他，兄妹二人，一般的武藝。」黛玉道：「柳二哥強多著哩！」賈母同眾人都說：「兩人一樣中了六箭，如何有高下呢？」黛玉道：「柳二哥的箭多大的勁兒，皮球、鼓子都射穿了。若不是先前多加石頭，把架子壓定，只怕連架子都要射倒了。」

隨後寶玉跑了一響頭，中兩箭，賈環、賈蘭各中一箭。又有相好中能騎射的，中三箭、兩箭、一箭不等，還有不中的。然後再是廷弼，左右開弓射皮球、鼓子。皮球中兩箭，未穿通；鼓子中三箭，一箭穿通落地，兩箭插在鼓心。正要收場，忽見焙若一馬跑過，中了三箭。賈母、王夫人等笑道：「他也來射了，倒還擊得。」

再說甬道上撤去鼓架，只見妍菊提著雙劍站在旁邊。雙蘭亦提雙劍向中間走來，除了抹額、軟甲，穿著桃紅閃緞團花短襖、翠綠洋綉繡花百褶裙，腰繫五色綸帶，裙門分開左右塞在腰間，露出裡面猩紅繡花褲腿。輕盈蓮步，貼地無聲，俏麗行來，人人納罕。又見湘蓮穿件玉色洋緞織花短襖，蛋青繡褲，外套庫灰色香糜皮腿褲，薄底烏靴，條條白洋綉腰巾，大[辦]子塞在腰後。手提鴛鴦寶劍，在演武廳中將身一縱，直到甬道中間站住，有兩十丈遠。樓上眾人個個搖頭吐舌，賈母道：「了不得，了不得！怎麼柳二爺像個雀子似的。」姨媽笑道：「只怕長了翅[膀]。」雙蘭向湘蓮道：「哥哥先請！」湘蓮道：「妹妹請！」雙蘭道：「向來不敢好哥哥，今兒又係咱們的東道主。」湘蓮說：「佔先了。」即跳躍起來，幾個縱步，擊了數劍，錚然有聲。再換了身法，端勢揮舞。雙蘭亦將劍輪動，妍菊也舞起來。

三人劍法雖同，畢竟分工夫深淺。初然舞動，如飛星掣電，瀕舞漸緊。妍菊的劍如乾瓣瓊英，攢成一枝玉菊；雙蘭的劍如萬道銀條，繞成一個亮球；湘蓮的劍如一團雪亮銀光，密無纖縫。雙蘭同妍菊避著太陽揮舞；湘蓮舞到將休，迎著太陽旋轉。只見兩個銀球、一個淡金球滾來滾去，眾人看得眼花，喝采不迭。賈母道：「那個小團是妍丫頭，這兩個大的誰是柳二爺？」黛玉道：「這個略大些的是柳二哥。」湘雲笑道：「這三個亮團，合著兩句《三字經》：『三光者，日月星。』」正在評論，只見妍菊先休，次又雙蘭休住，湘蓮這團金光漸滾至柳堤邊。賈母道：「你們瞧瞧，這個金球滾到樹裡去了。」封太太說：「實在好！」一語未終，忽聽得「轟」聲一響，兩株柳樹齊傾，唬得大眾目瞪口呆。欲知吉凶，下回分解。